



庄严时刻 ■ 日月 合肥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在这庄严而神圣的时刻即将到来时,我不禁想起了40年前的今天:

那是在1981年“七一”前夕,我刚当兵才一年半时间。这年6月下旬的一天,根据我的现实表现,团政治处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一致讨论通过发展我为中共党员。党支部及时将这一会议决定,报团直属队党委。直属队党委接到报告后,对我进行了严格的考察,并指定1名党委委员找我谈话。我一听找我谈话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早就相互认识,而且还是在特务连当指导员的我们安徽老乡。

当过兵的人都知晓,部队一般还比较讲究老乡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亲不亲,故乡人”……这都是部队的流行语。况且当时我和他还是有些交情。他是1968年从阜阳入伍的,我呢!是1979年底从合肥入伍的。自然而然他就像老大哥一样,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关心照顾我这个“小老乡”。

记得那天他找我谈话,我很放松,一点点拘束都没有。他问啥,我都没经大脑好好考虑一下,就脱口而出。他问了好多有关党的知识,还问了我为什么要入党?我就敞开心扉说了这样一句:“我是一个城市兵,在部队没有多大的奢望,就是当3年兵,回家能安排一个正式工。还有最好能在服役期间入个党……”还没等我把话说完,他劈头盖脸地就是把我一顿狠批。我一下被他绷着铁青的脸和他那十分严厉的话语,给吓出一身冷汗。心想:他,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位和蔼可亲的老乡吗?!我真不敢相信,面前坐着我一向十分尊重的老乡,怎么突然间一下变成翻脸比翻书还要快的人呢?!我记不清那天谈话是怎么结束的,也记不清我是怎么离开的……总之,一想到这回入党无望了,心情马上变得特别特别的糟糕。

“七一”那天上午,突然接到通知,要我9点钟准时到团部第二会议室参加直属队党委举行的隆重入党宣誓仪式。当时我还以为是叫去我现场采访报道活动,没想到一到会场,党委书记就让我站进新入党的党员行列中。我一下不知所措了,以为准是书记搞错。就在我左右为难时,宣传股长

悄悄走到我跟前,小声告诉我,党委已批准我入党了!顿时,我的脸一下红到了耳根。

这时,书记往队列前一站,第一排站的是清一色才发展的新党员,第二排以后站的全是党龄时间比较长的党员。就在这庄严而神圣的时刻,书记带领大家面对着鲜艳的党旗,举起右手宣誓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入党宣誓仪式一结束,我的心情是汹涌澎湃,终于如愿以偿,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

两年后的一天,我接到一纸调令,我要调到兄弟部队。临离老部队时,指导员赶来为我饯行,给我讲述了我入党时的一段曲折过程:那年在党委会上,讨论发展我入党的议题时,他投了反对票。他告诉我,那次他是代表组织跟我谈话的,不能因为平时我们个人感情好,就对组织隐瞒什么。这,不仅是对党不负责,同时更是对个人不负责。他说,他在会上,和盘托出和我所谈的每一句话。这还不算,还给上纲上线,说我入党动机不纯。他这一说,一下引起了千层浪,大家围绕能不能发展我入党,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的委员认为我说的话,不能一概就认为是入党动机不纯,至少可以说一名新战士敢在组织面前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是对党的一种坦诚态度。如果吸收入党,一定严肃地指正其存在的问题,不断加强其思想改造;还有的委员则认为,我在团机关十几名战士当中,算是一贯表现突出的,不要因为说一两句话,就影响一个人的成长进步。最后大家举手表决,6人投了赞同票、3人反对票。少数服从多数,就批准了我的入党。

临别时,他还亲口告诉我,要不是他要调走,他怎么也不会把那次会上的事告诉我。因为要走了,他就“违反纪律”一次,要我要从中吸取教训,不管以后走到那里,干什么工作,时刻都不要忘记自己的党员身份,真正从思想上、行动上入党,不断加强党性锻炼……

这事,整整过去40个春与秋,我始终不敢忘怀,时时警醒着自己,无论是做人,做事,还是做“官”,时刻都不能忘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夏日臭菜香 ■ 王月英 黑龙江

每到夏天,姥姥家的小菜园就会热闹非凡。黄瓜顶着小巧的黄色帽子,豆角摇起了紫色的风铃,草莓悄悄躲在叶子底下换成红装,最令姥姥姥爷欢喜的是那两畦绿油油的青菜。

那青菜初入菜园时长得颇像菠菜,叶子类似鸟的羽毛,闻起来味道很特殊,浑身上下冒着仙气,却名曰:臭菜。单听这名字如村里的“铁柱”“钢蛋”一样土气,我就不喜欢它。

姥姥姥爷却把它们当宝贝一样。一向不喜冷食的老人常常去菜园拔些回来,洗净,直接蘸酱吃。看着他俩吃得津津有味,我也忍不住掐了个叶子,放到嘴里,苦中带一点点呛辣,到喉咙时方能品出一点余香,一种芝麻的香气。

这臭菜竟然有香味。我带着疑问去找度娘。度娘告诉我,臭菜的学名叫芝麻菜。各地有不同的称呼,譬如在东北,人称臭菜。当时我看到“东北”两个字,心里一激灵。

在我们家“东北”这个词是不能提及的。听母亲讲,我有位姨妈,年轻时跟村里的一位小伙子好上了。因为那家是地主成分,姥爷坚决不同意俩人在一起,硬是要给他俩拆散。性子刚烈的姨妈一气之下,和小伙子双双离家出走,去了东北。姥爷气得发誓:和姨妈断绝父女关系。姨妈永不得进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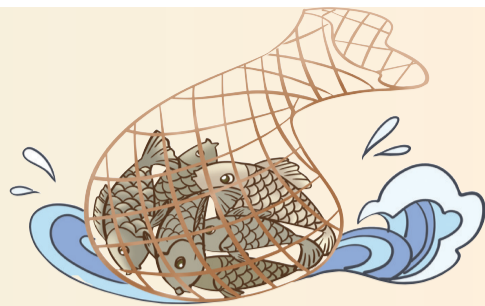
死不相见。打那以后,家里没人敢提东北二字。姨妈的音信也越来越少,只知道她生了三个孩子。

近些年,村里去东北的陆陆续续都回来了。姥姥在家坐不住了,回来一家就去打听,问人家没见过她家大嫚。回来的人都说没见过。姥姥开始埋怨起姥爷来,怪姥爷当年说话太绝,叨叨得姥爷心烦,常常一人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

终于,姥爷姥姥盼回来三位外孙、外孙女。他们齐刷刷地跪在老人面前,失声痛哭。他们告诉老人,他们的母亲因病去世多年,临终前嘱咐他们要都考上大学,完成学业,再回山东老家,替她尽孝。完不成学业,有累赘不准回去。而今,他们完成了母亲的遗愿,回来看望姥爷姥姥了。

表姐从袋子里拿出一包臭菜、一小包臭菜种子,说是母亲临去之前交待给她,真有能回山东老家那天,一定要带些臭菜种子。因为姥爷的胃肠不好,臭菜可以开胃帮助消化。那天,表姐给大家做了臭菜煎蛋,绿黄相间,入口后细细咀嚼,满嘴芝麻香味。亲人们相互拥抱着,哭中有笑,笑中有泪。

打那以后,姥爷姥姥爱上了臭菜,生吃、煮汤、炖鱼。更多的时候,他俩会拿着马扎,坐在地头,用目光抚摸着地里的臭菜。风轻轻吹过,臭菜的香味萦绕在心中,久久不肯散去。



渐行渐远的渔箔

张浩 天津

前不久,回老家,在二叔的厢房里,见到了久违的渔箔。小时候的记忆中,渔箔不是件稀奇的物件,喜好打鱼摸虾的人家,渔箔是必不可少的捕鱼工具。

我的老家,坐落在古运河畔,一到夏天,流水潺潺,给静谧的乡村平添了几分灵气和生机。岸边的树荫里夏蝉一声赶一声地鸣叫;水面上,不时地有蜻蜓点水而飞;远处鱼儿跃水,发出悦耳的响声。正是垂钓插箔,捞鱼摸虾的最佳季节。

渔箔,是一种古老渔具,它是一种苇制品,用来捕捉鱼虾。记忆中的渔箔,形状跟竹帘子差不多。宽度有120公分左右的样子,长度依使用环境而定,大都几米或者十几米不等。短的一般用在小水沟和河道的岔道处;长的用在运河的浅水处,如一张不够,就几张拼接起来。我小的时候,也曾跟着二叔到运河里去插过渔箔、捉鱼虾,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异常兴奋和有趣。

渔箔,是苇箔的一种,苇箔的主要材料是芦苇。芦苇属禾木科,又称蒹葭,是多年水生或湿生的高大禾草,芦苇的用途很广,芦叶、芦花、芦茎、芦根、芦笋均可入药。家乡的人们大都用它来盖房子、织芦席。家里扫桌柜的长刷子就是奶奶用芦苇编成的,轻轻巧巧,拿起它往柜面上一扫,灰尘尽去。而我们这些小孩子喜欢用它来做芦笛,芦苇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童年的乐趣。

小时候,家乡有很多的苇塘。暮秋初冬,在运河滩、沟渠、苇塘及河道旁芦苇都次第开了花,大大的花朵,长在高高的芦苇顶尖,风轻轻一吹,花朵随苇杆悠悠摇摆,蓝天白云下,成片的芦苇随风起舞,轻盈的芦花如雪白的浪花,掀起阵阵波浪,像是呼唤,又像是告别。

每到这个季节,乡人们手握镰刀进入苇丛,所到之处,枯黄的芦苇一排排倒下,然后捆成捆儿,运回家以后稍作去皮处理,去除苇叶,就可以打苇箔了。

“打苇箔”是老家对苇箔制作过程的一种本土化的叫法。把梳理好的芦苇,用铡刀铡成一样的长度。支好制作苇箔的架子,这种架子跟南方编制竹帘的架子很相似,在苇箔架子两侧放好去掉表皮的芦苇杆;然后,把麻绳搭挂在“箔牙儿”中,人站靠在苇箔架子的一侧;拿一根芦苇横放在“箔牙儿”上,双手将两端的麻绳作交叉状,把芦苇从苇根至苇梢逐个编拧好。按照如此流程,打苇箔的人在架子前来回地走动,把两侧的芦苇不断用麻绳拧紧在各个“箔牙儿”上,逐次编拧成苇箔。

插渔箔,是二叔最喜欢的捕鱼方式,二叔曾对我说过:“插箔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是个技巧活儿,插的好了就会有很大的收获,插的不好,非但白费力气,还会空手而归。”这种捕鱼方式不需要钩、叉、笼、饵,全凭智慧因势利导,顺其鱼性,步步施诱,让鱼虾最后都聚集到渔箔的中央。

插好的渔箔,远远望去,仿佛一只巨大的蜗牛横卧在河流的浅水处,又像是诸葛亮布下的八卦阵,一个天然的迷宫,使鱼虾自投罗网,只要进入渔箔,就休想再游出去,是一场人和鱼的智斗。渔箔插好了,就可以回家了,过上两三天,就可以起箔,到箔里收鱼。

如今,渔箔已慢慢远离了我们的生活,即便在乡下,也成了老古董,不再发挥功能了。岁月静好,儿时的画面,在我心中成为深深的眷恋。渔箔,更像一缕浓浓的乡愁,不断在我记忆中蔓延,有点遗憾,却又满满的温馨。